晉綏日報

民國廿九年九月十八日創刊　地址：山西興縣

第一八六一號

訂報地址：各縣郵局　報價每份農幣百元

通知

（一）一九四八年新年元旦日，各機關、部隊、工廠、學校、貿易公司及各公營商店，一律放假一日。

（二）在節約救荒的原則下，新年元旦日，一律不另發過節費。

特此通知，不另行文。

晉綏邊區行政公署
十二月二十五日

招領啟事

本月十五日本報同志在高家村路上拾到日記本一個，內有糧票二十斤，請失者見報後速來本報收發室對證領取。

本報會計科

興縣三區 照顧全區調劑果實

長餘的調劑出去 短少的調劑回來

（興縣訊）三區各行政村大部（除曹家坡已分配外）已着手分配當前急需分配的幾件果實（牲被衣服牛驢羊），爲了盡量滿足全區貧苦農民的要求，在按行政村爲分配單位的原則下，照顧全區，現已初步實行：「長餘的調劑出去，短少的調劑回來」。在前幾日吳兒申行政村，爲了把耕牛保存好，以保證明年春耕生產有足夠的耕牛用，就提前把鬥爭果實中的牛分配了，按缺牛戶貧苦程度分得滿足外，尚餘耕牛十四頭，他們在「天下農民一家人」的精神下，把這個長餘數目，送給缺耕牛的村莊，康寧鎮共有能用的牛驢（其中驢十五頭）一百二十八頭，分配後尚差五頭才能滿足，所以，給康寧鎮補充了這五頭數目，其餘的九頭，補充給曹家坡。二十日康寧鎮的農民代表會議（討論公根）上，提出將本村用其他果實從貿易公司換回來的一百六十疋布、七百二十五斤棉花中，抽出一部份幫助其他行政村解決冬衣。因康寧鎮果實較多，牲被分配結果，據一般貧苦農民反映，大致都已得到滿足，差不多都可以趕上一般中農的鋪蓋，衣服尚未分配，估計大致也可以滿足，所以再分這些棉花布疋，就不是目前的迫切需要了，其他行政村衣服牲被棉花都較少，特別吳兒申、安坪更窮苦，在這種情況下，提出長餘的往外調劑，會上，代表會主席白花牛提出幫助外村後，大家一致贊成，康寧鎮自然村代表小組組長牛利俊說：「咱們村果實比較多，要多拿些幫助外村貧苦農民的衣服，咱們貧苦農民都要翻身，我的意見是從一百六十疋布中抽出一百疋，幫助外村。」楊塔溝代表王義虎說：「咱幫助外村總要好壞布搭配，咱們都是貧苦農民，不能光給賴的，要一樣樣的。」最後通過抽出布一百疋、棉花四百斤，依照各村缺少情況（即根據各村貧苦情形與這次各行政村從貿易公司換回的布疋棉花多寡），計幫助：吳兒申布三十疋、棉花二百斤，安坪布三十疋，梁家塔布二十疋，孟家坪布二十疋、棉花一百斤，龐家岔棉花一百斤、布十疋。分配好後，以代表會名義給各村男女貧苦農民同志們寫了一封信，內稱：「這些東西很少，請你們收下，這是表示我們貧苦農民的階級友愛。」（胡健）

興縣石門莊行政村 召開農民青年大會

（興縣訊）本月十四日，五區石門莊召開首次全行政村農民青年大會，討論土地改革中的青年工作，到會青年共六十五人：會上，石門莊青年趙由孩報告該村的青年在土改中的活動：在沒有組織起來以前，村裏人有嫌咱們「倈倈一（小）」的，不讓咱們參加農會，成立起青年組以後，就有參加農會，鬥地主，審查幹部，青年都提意見，不留情面，表現很積極。有一次，張黃鬥地主郭珍，婆姨住到咱村政府地主趙懷珠家，就發動孩子們打罵孩子叩頭，青年組就領導孩子們鬥他一頓。地主趙元仲，平常抖威風，愛打罵孩子，孩子們再也不敢來。開全區農會代表會時，青年們也按貧苦出身、爲老百姓做事情等條件，選了一個代表參加會。會上，姚家會青年閻記堂也說：他村青年查獲地主財物後，地主兒子想把東西倒給根照家，青年們知道後就去制止，後來他又倒給潤兒，也被青年查出。會上大家提議青年組組長和積極份子，成立全行政村青年組織。會上選出中農劉埃村前開會不積極的，在審查中決議把他撤職。副組長爲前北會副會長中農劉仲村、貧農張應兒（十九歲）、姚家堡串門子，赤貧閻狗兒（十九歲）、石門莊趙由孩（二十一歲）三人當委員，組成全行政村領導機構，暫定名爲石門莊青年聯合會。（董德生）

右玉匪佔區人民 不堪掠奪逃來解放區

（新華社綏蒙電）十月以來，城南荷堡、高臘柢、紅屯）右玉匪佔區人民蘇堆包括五個自然堡、八里舖），僅負担空前加重。自村（草溝堡、黑留強徵掠小麥即達四百餘石（小石），高臘柢一閭三十二戶，從秋到今，已被強徵掠小麥九十一石，款項六百萬元，另有羊皮廿張，皮大衣兩套，但該村種地不上十五男受凍受餓，逼使各家把耕牛賣掉，糧食全部交出，才討保出來。一戶無兒子的老兩口，不養牲口，老漢捆起後，老婆即轉自己喂的狗子勒死，交了張狗皮，還不放回家。高臘柢全村群眾看見不能再生活下去，於十一月十九日晚上開會決定：全部逃出匪佔區，經一夜時間，大小戶人家，全搬到解放區境內，除當地政府聞訊，即派幹部前往妥爲安置外，並讓我武工隊日夜掩護該村老鄉回去搬運剩餘東西，現已全部搬出。其他許多村群眾都感到維持敵人沒有出路，開始展開抗交糧款運動。（重提）

文水敵後武工隊配合貧僱農 解決匪警南莊分駐所

（新華社晉中廿三日電）我活躍於文水敵後三、八區武工隊，配合某村僻貧農，深入汾（河）東苗家堡，機智解決閻匪文水警察局南莊分駐所全部。本月十七日夜，寒風凜冽中，我武工隊從離敵據點十五里外的村莊出發，臨行時，幾個貧苦群眾自願參加。到達該村後，機智進入駐所院，此時敵大部酣睡，僅僞所長與巡官等四人還在[illegible]子，彼等發覺我武工隊站在窗前時，已來不及動作，一一束手就縛。武工隊又立即爬上房頂，緊迫另一院之敵繳槍，高呼「交槍不殺！」敵在睡夢中聞槍聲，驚魂未定，亦繳械。是役共計俘匪警局所長劉全福、巡官邊靖以下十九名，擊斃一名，繳獲輕機槍一挺，步槍十六支，手槍一支，輕砲一門，戲匣子一架，子彈二百餘發，砲彈十發及文件一部。（大雲）

蒲縣軍民 合力清剿殘匪

（新華社呂梁二十二日電）（遲到）蒲縣軍民積極清剿殘餘閻匪，迭獲勝利。十一月十一、十二、十三日，我洪趙獨立營在蒲伊、化樂一帶，俘獲殘匪二十餘人，繳機槍一挺，步槍十九支。二十日在太山搜索，打死敵蒲伊大村村副邱林娃以下三名，打傷敵喬家灣村排長劉讀成以下五名。十九日，蒲縣大隊於王家灣捕捉敵大寨縣府一科長×林占以下五名，繳獲步槍三支。同一時期，民兵亦積極配合，三區民兵在蒲伊一帶捕捉敵暗藏散匪排長以下十二人，繳獲步槍一支。四區民兵在南哈莊捕捉暗藏敵一名，繳步槍一支。（張鵬明）

神池縣農會臨委會 重新整頓了工作團

過去工作團內部不純，使僱貧中農遭受了壞份子的打擊

（神池訊）此間在將近兩月的土地改革中，由於工作團思想、成份都不純潔，義井小組長是神池封建集團要人之一的張敵（所謂神池「四大閻人」之一），「四大幹部」之一）；虎北小組長是竇有先，而實際上是封建集團份子，「四大幹部」之一的張烈夫主事；塘潤卜組長是張學古（富農成份）。他們到了村裏，不宣傳告農民書，不劃清農民與地主富農的界綫，就發動鬥爭。各村的舊機構、舊幹部沒有宣佈停職，工作團仍叫他們做些零碎事情，義井村長蘭志明貪污腐化，群眾非常痛恨，但工作團來了一個月，群眾還不敢提出他的問題；虎北指導員周雙，竊取群眾果實很多，工作團去了沒解除他的職務，周仍在背地威脅群眾，轉移目標，不叫提他的問題。有的村子，貧僱農大會沒開，就開農民大會選代表。如店兒上行政村於十一月二十四日開農民大會（其實是什麼成份也有），事先各自然村根本沒有準備選代表，在快散會時才提出要選代表，各村來的人商議一下就選出來了。結果塘潤的代表成份不純潔，店兒上選出的一個代表，對工作團說是群眾意見，對群眾說是工作團意見，兩面搗鬼。虎北的代表產生，更是非法，當時店兒上開會，該村還未去工作團，只有四十來個人（什麼人也有）到店兒上參加會，是看的（虎北有三百七十多戶人家），是神池第一大村，就選下回來的一個代表上了「該村後五個「代表」就選下來工作團「了」，代表，就辦用事這。結果生了富農打死貧農事件（詳見本月六日本報），群眾情緒受到很大打擊，正直的貧僱農見了子上的貧僱農見了，工作團的人就躲避，怕我談話，擁下亂子。在壞份子掌握下，把許多中農割成地主，扣的扣，封的封，把貧僱農也弄得一人人自危」，而許多地主卻逍遙法外。根據以上情況，最近，農會臨時委員會配合各級，把爲封建集團所把持的工作團組織解散，同時將二區工作團內部重新組織，到各村宣佈舊有選出的「代表」無效，並以二區爲重點，徹底貫徹中農路綫，以貧僱農爲骨幹，認眞發動群眾。（陳良柱）

蔣區民主人士 讚揚中共土地法大綱

蔣美反動派以驚懼心情注視該文件

（新華社陝北二十二日電）上海美商密勒氏評論報於十一月十五日刊載評論中共「土地法大綱」的專文，證實「土地法大綱」受到蔣區民主人士一致讚揚。該文報導香港各界人士對土地法大綱的反映說：「此間（指香港）的中國民主份子及自由主義份子，一致的同意這一計劃，並讚揚共產黨這一新的決定。在一次正式研究這個計劃（指土地法大綱）的討論會裏，同盟會元老柳亞子先生對於共產黨能夠實行孫中山先生這一計劃，表示贊成。另一位華僑民主人士表示無條件的贊成這個計劃，他說唯一的希望，是這個計劃能夠很快的徹底的實現起來。許多觀察家同意新土地政策，從政治方面來說，共產黨因此可以得到中國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的支持，使中國民主革命最後勝利之加速到來成爲可能。在事實上講，此一計劃對於人民生活之改善，一定要比共產黨以前所實行的溫和辦法（按指減租減息）來得更快一些。」該文稱：在香港的國民黨官方人物和某些美國人，則認爲國民黨在內戰中「最後的死亡已難避免」，帶着驚懼的心情，注視這個文件。地主份子亦竊竊私議，怕這個計劃成功。該文作者自已亦將中共「土地法大綱」稱爲「共產黨經濟上的攻勢」，對於蔣介石無法對抗這一「攻勢」感到失望，認爲是一種「不幸」。但該文不能不承認中國共產黨的「土地法大綱」，是醫治國民黨區國民經濟「致命傷」的良藥，這個「致命傷」，就是國民黨區的土地集中在少數封建地主富農手中。「據戰前統計，只佔百分之四的地主，竟擁有百分之五十的土地，佔全人口百分之六的富農，亦擁有百分之二十六的土地，剩下來的佔有中國人口百分之九十的農民，卻只佔有百分之二十四的土地。雖然戰後缺乏統計，但確信地主和富農今日所佔土地，比戰前所佔有的還多一些。」

朔縣上下麻花頭村
貧僱農刨開冬季生產
賺下利解決明春口粮籽種

（新華社綏蒙二十一日電）朔縣一區上下麻花頭村翻身貧僱農轉入冬季生產，準備明春的口粮籽種。該兩村經過土地改革後，貧僱農生產情緒增高，他們利用分到的牲畜，普遍轉入運輸生產。僱農南顯國分到半頭毛驢後，即抽工夫趕驢賣炭，不到一月，就賺下半頭毛驢，他現在已有了一頭毛驢了。最近又販了一次餅子，賺回一石九斗粮食，除填補眼前口粮外，並餘一部份，作爲明春籽種。他販賣一次炭，賺五斤半油，現已賺回油三担。他女人娃娃推磨，每天推一槽，可賺兩大升黑豆，現已推了二十多天，除諒的吃飯以外，還可解決明春一部份口粮。僱農李浩仁、王占彪等，則下煤窰砍炭，一天可賺二升小米。僱農蘇玉生除揹炭賣外，還遠途販賣鹹和鹽。劉來根分到半頭牛，他爲了馱運方便將牛賣了，添上分得的門爭果實，買回一頭驢，販賣兩次菓子，便賺了數倍利。接着又買回一頭毛驢，這樣兩頭毛驢不停馱販，又先後兩次賺五石多粮食，現已變成毛驢騾子各一頭，最近又以騾子毛驢馱炭，一次可賺胡麻油十一斤半。貧農劉福將分到的半個牛賣給貧農衛魚律，添上分得的其他果實，買成一頭騾子，除販賣花椒、鹼、鹽以外，最近還馱炭，沿村換油，一次能賺下六斤油。貧農曹爲全家女人娃娃開了一座豆腐坊，他自己擔賣，每回一斤鹽，賺一斤麵，走一趟需時五天，可賺四五十斤麵。最近天冷不願出遠門，便以分下的半頭牛和其他貧僱農朋夥賣炭。（滄海）

交城五區南頭村
惡霸郝開德專政五年
農民大會上進行了清算

（新華社八分區訊）交城五區公所所在地南頭村，發現大惡霸地主郝開德竊據村長職位欺壓羣衆，達五年之久，且一直被區公所區委認爲是「比較好些的幹部」。現在已被該村羣衆鎮壓。郝某在舊政權時當過村副多年，二十五年曾與其岳父朋夥打劫一個商販。二十六年十月，他乘當時局面混亂，強迫每垧地攤派白洋一元，共二千元，全被私吞。三十一年僞裝「積極」，竊據我新政權行政村村長職位後，更加橫行。四二年日寇在芝蘭安下據點，他與本家地主活動「維持」敵人，一月後，敵人即到該村搶掠一週，後因羣衆反對「維持」，他才低頭撤退下來。四三年遭旱災，政府號召借互濟糧時，貧農郝三元向富農郝米公要過幾十斤粮食，他便買通特務郝吉林（已伏法），在清源邊山殺死郝三元。他抗拒政府命令，不發動羣衆向地主郝勝武減息。羣衆向惡霸富農舊村長郝開先清算出貪污食粮六百斤，他就包庇，說：「開先是中農，不能要。」他私自任用本家地主郝法瀛當合作社經理，以便他任意竊取貨物，去年一次給合作社買毛驢，用了四百斤米，他算了一千斤。他經常使用合作社的牲口。全村羣衆受他欺負污辱的事實更多。四五年徵粮不公，中農郝成元的母親表示不滿，他便將她吊起，脫了褲子，打得青一塊紅一塊。數年來，他貪污公粮民財更屬驚人。羣衆大致清算結果，即貪污公粮小米一萬零三百六十餘斤，義倉米三百斤，民辦稅粮二百七十斤，麻油十二斤。卅一年初，他還攤粮二百多斤。歷次民兵吞扣住的食粮兩駄和白洋麝香等，均被他私吞。可是，該區幹部都認爲「五區村幹部貧汚的很多，南頭村長沒有說辯！」十月初，縣稅收工作團至該村，直接找貧僱農，發動貧僱農開會評成份時，郝某曾悄悄地混進會場，當被工作團趕出去，還給貧僱農很大撐腰。當郝某從外面揹銀回家時，貧僱農小組即帶頭將他扣捕。十月二十四日全行政村二百餘中貧農團結起來召開的農民大會上，控訴郝某的罪惡後，當場將其鎮壓。並將和他「一窩子」的自衛隊中隊長郝拉功、農會幹事郝長年、合作社經理郝法海等扣押，分別予以懲辦。（許純如、生本）

× × ×

興縣楊家坡千餘農民
向地主惡霸伸雪寃恨

（興縣訊）自本月十三日起，楊家坡行政村召開三天聯合門爭大會，到會十四個自然村農民千餘人。大會第一天，首先門爭大地主豪紳楊邦眞、楊懷仁叔姪。楊家係明朝財主，數百年來殘酷[illegible]剝削農民，楊懷仁自新政權成立，便混入我紡一廠竊據工務科長職位，後又混入行署建設處，爲非作惡。新中農楊候孩等揭露他在紡一廠時的罪行說：「你在舊政權時不知害了多少人，混入新政權又來壓迫羣衆，窮人的孩子到了紡一廠就担水，不能上機子，我上機上踏了幾下，你罰我站了一上午，五六月天，累得實在困不住！地主兒子楊懷德、楊篤清，很快就讓上機，地主女子楊梓梅、楊梅兒，地主媳婦唐改紅等十來個人，到工廠學織布，你讓工廠管飯，窮人從上吃的去學織布，你說輪不上，不能學。你包庇地主兒子逃避兵役，光我看見的就有楊懷德、楊篤清等十幾個，外村的也不少。小善村地主郭恩的兒子逃兵，到了紡一廠；楊連泰從隊伍上開小差回來，也留在廳裏；和他一塊開小差的一個逃兵，你開上路條，放他過河西。你還在廠外開個飯館剝削工人，你全家吃了公家好幾年！」大會第二天，除對大地主楊篤伍、楊日茲、楊炳銀等訴苦清算外，下午就集中到惡霸地主楊克支和楊邦仁老婆身上。貧苦婦女田反亂指着楊邦仁老婆說：「我姐姐到了你家，沒有好活過一天，你想盡辦法折磨她，你嫌她腳大，硬把她大腳指打斷，還嫌走路不扭捏，鞋裏裝上豌豆、瓷瓦塊，她穿上不能走路，你又用火柱燒她的手，洗筷子都不能拿！她不能走，不能拿，你硬叫她去追毛驢，你家那老牲畜（指楊邦仁），要強姦她，她死也不從，晚上你便叫她睡在一個炕上，黑夜拿刀子威脅，她不從，你給她下部釘針，還不叫哭。……我姐姐就這樣給你折磨死了，你好毒的心呀！」田家溝的僱貧農齊說：「榮弟（田反亂姐姐）死的慘，死的時候喉嚨還到了一錐子，當時我們恨的不行，相跟上二十幾個人，借燒紙要給榮弟報仇，結果，叫地主的狗腿子擋住，連村都進不了。我們又幫助她父親告到縣裏，那時舊政權是地主的狗腿，驗屍只驗出一處瓷傷，名義上判三年徒刑，只坐了幾個月就出來了，她父親田發共愁着女兒的寃仇難報，得病死了。現在田發共家已絕了後。我們全田家溝的貧僱農要給榮弟報仇！」這筆血債激起許多到會的貧僱農婦女的憤怒，田家溝婦女楊雨兒說：「這是地主階級逼害咱們窮人家婦女，今天要給榮弟伸寃，爲貧苦婦女報仇！」主席團接受大家意見，將惡霸地主楊克支和楊邦仁老婆兩人鎮壓。大會第三天，千餘羣衆，又向大地主楊篤旗、楊篤寬兄弟進行了清算。

私刻假圖章違法撞騙
經晉綏檢查團發覺扣押

某部　曹生海

（離石訊）晉綏檢查團在柳林查出陝甘來某部見習參謀曹生海私刻假圖章違法撞騙等各種違法行爲，現已扣押送陝甘寧邊區高等法院懲辦。曹某由陝甘寧邊區來柳林後，即違法走私，販賣違禁品，爲了逃避檢查，就在柳林二道街鐫刻「延屬警備司令部後方留守處」假圖章一個，今年四月，曹某用此假圖章寫了一封證明信，到處委會領取廢金，由處委會批到離石縣府領了小米二百斤，某部參謀主任的老婆來柳林時，持介紹信到兵站每天領六個人的粮食，領了五天後就走了，曹生海見有機可乘，即冒名領錢，每五天領一次，前後共領過柳林兵站粮食五百八十斤，七月初，曹販運禁品至綏德被查收，曹又私刻二六八團章子，寫證明信去交涉。今年八月，曹去處委會辦退伍手續時，處委會朱幹事要曹去門診部檢查，檢查結果，把曹原來的二等殘廢証改成三等。曹當時很不滿，後發現處委會的炕上放些空白榮譽証，曹就偷了兩張，爲了達到退伍的目的，又私刻了從前保衛團支部負責人李依平的私章，買了幾張複寫紙，以李的名義寫了兩張鑑定表，兩張復員調動表和証明信。把自己的名字改爲曹鴻，冒充自己有老婆娃娃，後將此材料送交處委會後，朱幹事還要黨的介紹信，曹回來造介紹信時，即被發覺扣押。（豫生）

窰坪瑪分配冬衣的經過

馬吉星

臨縣窰坪瑪全行政村貧僱農共四百多人，實用衣服只五百多件，經全行政村互相調劑，富村幫助窮村後，各村按實際需要，試正解決貧苦農民的冬衣困難的原則進行分配。十一個自然村中，絕大多數村子都與窰坪瑪差不多，只有師莊分配得不公道，劉家圪墚瞞了被子數目。青河溝多分了衣服，這三個問題已在貧僱農大會上又求得解決。現將窰坪瑪自然村分衣方法及過程介紹於下：

貧僱農認爲作價限價分配不公道，解決不了困難，決定按實際需要分配。

當分配時，工作團已轉移到清涼寺、梁家會一帶去了，因此，首先由貧僱農討論決定：不要一下分完，一次分完，有了差錯不能補救，衣服多分幾次，可以看出誰高誰低，不公道再調劑。

開始也準備作價分配，他們把要分的七十八件衣服全作了米價：內有一件五升的黑粗布的大棉袍，兩件四升的新黑袷衣，其餘大都是一升的，幾合的。一十多件二合的。在此作價情況下，貧僱農對限價分配發生了動搖。因爲，最好的一件棉袍五升米，這就是說赤貧戶每人要最少分五升米的價。如果五升米的好棉袍赤貧分不上叫誰分呢？叫貧農幾個人合夥分嗎？不合理，解決不了困難，留給中農們以後分吧？不合理，爲什麼實用而新的衣服不分給貧農呢？反轉來說，赤貧分五升米吧。叫他拿這一件，但他全身無衣，這一件棉袍解決不了他的困難，不能滿意；由他隨意挑吧，那麼他五升米可以挑二合的二十五件，就說一升的吧，還可以挑五件棉衣呢。這樣一挑，把後邊的貧僱農就差了。於是他們讓代表到劉家圪墚看看，想學些經驗。劉家圪墚有一赤貧戶就挑了十二件嶄新而實用的衣服，引起後邊貧僱農很大的不滿，最後只得收回來重分。窰坪瑪代表回來後，召開貧農會，一致認爲作價限價分配不公道，解決不了困難，隨決定了按實際需要分配。

農民大會上，決定先儘過不了冬的貧僱農分。

窰坪瑪連同胡家瑪（小村）貧僱農共九十七口人，衣服七十八件，布九疋，棉花五斤，如給中農分，貧僱農就解決不了問題。貧僱農了解了一下中農的情況，中農根本不缺衣服，下中農一般冬衣也解決了。於是決定先解決貧僱農困難後再照顧。農民大會上，貧僱農首先提出這次不分給中農的道理，將來分勞的東西時再照顧。因爲誰有誰沒有大家都瞞不住。下中農劉久永說：「咱們比貧僱農好活，有過冬的衣服，先儘沒啦的分。」其他中農們也都同意。

決定按實際需要先解決貧僱農的冬衣問題後，大家分工調查，看那一家貧僱農有幾口不缺衣服的，有幾口缺衣服的，先分給缺衣少衣的人。後來統計，九十七口貧僱農中，有六十六人少衣缺衣（大人小孩男女齊在內，只是懷抱小孩不在內），又召開男女全體貧僱農大會，討論通過。

想出代替棉襖棉褲的辦法，解決沒甚分甚的困難。

按「沒甚分甚，缺甚分甚，按實際需要分」的原則計劃下來，成件的東西不敷分配，大家又決定：棉襖不夠用大給襖和棉花代替，分回去自已做。棉褲不夠，用兩條單褲（沒給褲的情況下）代替。小孩的棉褲、棉襖用布代替，七尺白布頂一對襖子。把全體貧僱農分爲三等，好衣服先照顧最底子上的人。赤貧戶除解決棉衣外，還個別的解決一些單衣袷衣，沒婆姨的人解決鞋子，這樣計劃下來，估計差不多六十六人的困難可解決。

最後決定用自報方式登記起誰缺甚少甚，然後貧僱農評議，開始有些人報的多，經過討論評議也公道了。六十六人冬季困難完全解決。現在聽到的不足處，只是赤貧劉巨祥還差一給衣衫，準備經貧僱農討論後再行補充。

關於被子毡子條子（褥）還未分，他們計劃被子要分給幾十年沒蓋過被子的人。不夠了，兩個條子縫成一個被子，咱受苦人不必要條子，有毡子有蓋的就行了。再不夠了，用大包袱皮及地主那幾塊門簾子縫成破子頂數。

讀者來信
民兵押送逃跑地主賺工資是錯誤的

編輯同志：

近來寧武有些地方民兵押送逃跑地主，發生賺工錢的現象，我認爲是錯誤的。如嵐縣甘溝村地主呂炳銀、王梁明等，潛逃至寧武二區石壕溝村，被羣衆扣押，派民兵虎虎等二人送回原地（相距十里），賺小米八升，送回換了地主穿的一個皮襖。新慘村羣衆查獲地主呂炳銀女人、小孩帶牛一條逃跑，送回原地（二十里路）又賺小米五斗（公斗）。因爲逃亡地主的財產都已查封，財物粮食都是羣衆的，民兵是農民的武裝，押送地主是應負的責任，爲什麼還要賺工資？這無疑是助長自私自利及脫離羣衆，是錯誤的作法，應當立即教育制止。

此致

敬禮

讀者玉柱

十二月八日

美蔣共組善後事業委員會
便利美帝經濟侵華

（新華社陝北二十三日電）綜合報導：聯總中國分署與蔣匪行總已定今年底正式結束，但該兩機構在華工作，則已決定由美蔣共同組成之「善後事業委員會」繼續。兩年來的事實證明，聯總中國分署爲美國侵華機關，而行總又只是聯總侵華的御用工具。爲符合美帝國主義侵華需要，行總已成爲一龐大複雜之機構，其中包括農業業務委員會、漁營處、卡車管理所、黃泛區復興委員會、工業業務委員會、衛生業務委員會、水運大隊、空運大隊等，所有這些機構，全爲美國人員與美國技術直接控制其一切活動，皆與美帝國主義侵華利益相適應。此等機構，與美帝國主義爲監管希臘在希臘所組成之農業善後、建設、汽車交通、衛生等「服務局」，性質完全相同。現在這些機構又爲「善後事業委員會」全部保留，並特別將「黃泛區復興委員會」改爲黃泛區復興局，以便繼續和加強其侵略活動，大批聯總美方人員已改入「善後事業委員會」，領導這些活動。聯總署長魯克斯十月間來華時，已與蔣匪當局串通，決定「長期善後」亦即長期以華侵華計劃，其具體內容，除繼續美方對於中國工、農、漁等各項生產的控制外，並將展開壟斷中國醫藥製造的工作，例如建立製造藥物廠、盤尼西林廠、外科用具廠等。魯克斯十一月間在華盛頓宣佈由外人（即美人）五人參加之「善後事業委員會」董事會，對以上各項計劃之執行，有「督導及提出勸告之權」，這就是說，今後由美人控制之「善委會」，將直接成爲對蔣匪工、農、漁、醫等各項生產之監督機關。兩年來，美帝國主義通過聯總及行總諸機構，在控制和操縱農、工、漁以及交通運輸事業上，獲得極大進展，聯總在「使中國農業機械化」的僞裝下，展開了控制中國農業生產的工作，聯總在蔣區各地廣設農業機械裝修廠、農具工廠、農村小型工廠、機製化學肥料廠，嚴密控制蔣區農村工業，並大量訓練蔣匪農業技術人員，使其爲美國農業侵華計劃服役。聯總利用這些辦法，順利地在蔣區佈置了農業侵略基地網。據息，除上海復興島設有一規模龐大之農墾機械裝修總廠外，另有十八個分廠和三個鐵匠廠，分佈蔣區各省，湖南邵陽一地即有小型示範工廠八個，其業務範圍極廣，如漆、白粉、水泥、硫酸、玻璃製造等，均包羅在內。魯克斯來華時，已計劃在川、湘、冀三省設立大規模肥料廠，並設置各地工程站，聯總且與蔣匪勾結，直接掠奪蔣區農地，奴役蔣區農民，爲美國從事原料生產。皖北阜陽、太和等十三縣城內直屬聯總「黃泛區復興委員會」之「合作農場」，包括農地達四百四十萬畝，規模驚人，天津近郊茶淀農區及楊柳青農場，爲敵僞及蔣匪掠奪農民土地所得之十二萬五千畝土地，亦準備在聯總技術指導下經營。「黃泛區復委會」在豫皖蘇三省設有分會，各縣皆設有工作隊，其任務就是掠奪黃泛區農地，建立與皖北同樣的「農場」。聯總之所以熱心助蔣儘先完成黃河堵口，水淹解放區人民，其目的之一，即爲急於與蔣匪共同佔有肥沃的黃泛區農地，作爲美國的原料生產基地。蔣匪行政院十月間頒佈之「黃泛區土地勘測及重劃辦法」，已決定推行農奴制辦法，將黃泛區土地全部組爲所謂「自耕農場」及「合作農場」，強制黃泛區農民爲美蔣進行奴隸勞動。但人民解放軍在豫皖蘇境內之進軍，挫折和打破了蔣匪這個計劃的實現。此外，行總漁管處所屬大批聯總漁輪，則完全壟斷了中國海面的捕魚活動，北起渤海，南至海南島以及台灣海面，無不爲聯總漁輪所盤踞，聯總所捕漁大量傾銷在中國市場，用其資本和技術優勢，完全壓倒中國民營漁業，民營漁業大量破產，數百萬中國漁民遭受了或正在遭受失業的威脅，中國漁業界對聯總漁業侵華活動提出強烈反對，但聯總與蔣匪當局淡然視之。聯總並與蔣匪勾結，利用聯總漁船，組成「中美漁業公司」，以便進一步壟斷中國漁業。行總空運大隊（即陳納德空運大隊）進行中國空中運輸侵略活動，並兼營內戰生意，更爲衆所週知。行總水運大隊，在華兼營商業運輸，亦曾引起中國航業界之反對。聯總及蔣匪新近設立的「善後事業委員會」，乃是美帝國主義經濟侵華的重要機構，已爲上面事實所完全證明。

物價劇漲年關逼近
蔣區普遍發生工潮

（新華社陝北二十三日電）據各方報導：物價劇漲年關迫近之際，蔣區各地普遍發生工潮。繼鄭州郵工罷工之後，本月九日，全蔣區各地郵務員工絕食一日，以抗議蔣匪當局凍結生活費指數，置廣大員工於飢餓之政策，並要求立即改善待遇。上海全市職工之年關「花紅」要求，在蔣匪當局與資方勾結下，正遭受多方阻難，但被迫陷於飢餓之職工，將以英勇行動力爭此項要求之實現。華南汕頭市全市十一家日、晚報工人，因物價飛漲，要求加薪兩倍遭拒絕，於本月二日起一致罷工抗議，各報均被迫停刊，至五日，尙在堅持中。京滬綫武進各報排字工人亦因要求改善待遇遭拒絕，於上月二十日起罷工，迄本月五日，仍無解決希望。冀東唐山旅店業工人爲要求改善待遇，於上月底曾一度怠工，飯店業工人亦提出改善待遇要求，均僵持中。

廣東人民武裝積極活動
蔣匪徵兵徵粮遭巨大困難

（新華社陝北廿三日電）廣東人民武裝之積極活動，已給蔣匪徵兵徵粮很大阻礙。據蔣匪報紙載稱：蔣匪廣東軍管區副司令黃世途在該省御用參議會作報告稱：廣東本年度徵兵額四萬五千人，現僅徵集二萬六千九百八十九人，缺額一萬八千餘人，因人民武裝活動而不能徵集者，佔百分之八十。該省田粮處長黃秉勳亦訴苦近一月來，廣東各地粮食爲人民武裝繳去者，在二十萬石以上，僅十一月二十五日一天，即被繳獲八萬石，黃匪無可奈何，只有被迫採取即徵即運，或折價徵收，或交當地有自衛力量之「大戶」（按即地主惡霸）保管等辦法。又據安徽南部續溪縣城鄉蔣匪所有槍支，幾被人民武裝繳光，現該地蔣匪只有以借槍名義，強力向民間搜索，凡有槍不借者，均以「通匪論罪」。

敵畏懼我軍及人民武裝
連開會議招架應付
蔣賊急得沒法只有以發脾氣自慰

（新華社陝北廿三日電）據滬報消息：人民解放軍的勝利反攻及各地人民武裝之活躍，已使蔣匪當局驚恐萬狀，於上月中旬一連召開華中「六省聯防會議」及華南粵桂兩省「綏靖會議」，商討防禦對策，前者決定豫蘇皖鄂湘贛等六省實行所謂「聯防」及戰時體制，在九江設立「國防部華中指揮所」，將淮河以南、長江以北、津浦路以西、平漢路以東的地區劃歸其指揮，該指揮所由蔣匪國防部長白崇禧主持，該指揮所近已移至漢口。長江以南蔣匪，到處修築碉堡，京滬、滬杭鐵綫，則實行武裝警衛。華南粵桂二省也忙組織所謂「民衆自衛隊」與「一撥一動員委員會」，進一步向人民榨取血汗與生命，妄圖鎮壓猛烈擴大中的兩廣人民武裝。在上述兩次會議中，蔣匪當局之極度恐惶與對前途之毫無信心，已暴露無遺。在華中「六省聯防會議」上，匪首蔣介石及其各省主席對江南強大之人民武裝，均表示畏懼，並承認不僅廣大農民支援人民武裝，供給糧草，傳遞情[illegible]即地方知識份[illegible]甚至有些鄉保[illegible]與士紳，亦均[illegible]民武裝聯系，[illegible]爲掩護。蔣介[illegible]此惡化局面，[illegible]以大發雷霆及[illegible]「限期肅清」[illegible]令，來聊以自[illegible]蔣匪粵省主席[illegible]文在粵桂「綏[illegible]議」上承認，亦[illegible]鳴，[illegible]（指人民武裝[illegible]到處蔓延」。[illegible]廣西省主席黃[illegible]抵粵開會時，[illegible]飛機，即對記[illegible]，「桂省治安[illegible]已今非昔比，[illegible]十六縣發生暴[illegible]後，徵粮徵稅[illegible]遇重大困難。

× × ×

× × ×

豫西我軍
第三次收復新安

（新華社晉冀魯豫二十三日電）遲到消息：豫西新安於十五日第三次爲我收復，該城蔣匪已向洛陽方向逃竄。

蘇聯國力日益增强
美英法陰謀分裂德國

～～國際一週～～

蘇聯部長會議與聯共黨中央委員會爲了徹底清除因維持戰時浩大軍費開支與德寇在侵佔區濫發僞幣所造成的過量的通貨，及恢復公開貿易，統一價格，繁榮國民經濟，已於十五日通令實行貨幣改革，並廢除粮食與日用品配給制。這是本週轟動世界的大事，也是蘇聯國力增強的一個標誌。

蘇聯這次貨幣改革，是與資本主義國家的貨幣改革有着本質的區別，後者是以犧牲人民大衆的利益以克服本身的經濟危機爲其目的，因此，這種貨幣改革的結果，必然引起百物上漲，實際工資的降低，勞動人民的生活更趨惡化等。但前者則旨在提高幣值，並進一步提高勞動人民的生活水準和繁榮國民經濟。例如實行了極度合理的差等兌換制，保證了絕大多數蘇聯人民原有的存款數額，而且在全國又實行了統一的零售價格，使穀物價格較原來的商業價格減低兩倍半，日用品減低三倍半。在此以前，一個蘇聯的集體農民平均一天的工資已可購買四公斤的粮食和七盧布的蔬菜肉食和牛乳，這已經是一種豐衣足食的生活，現在由於物價的下跌，使它們的生活就將更爲美滿和幸福了。同時，配給制的取消，還與資本主義國家嚴重惡化的經濟情況適成一光明和黑暗的鮮明對照。蘇聯在四年的愛國自衛戰爭中，犧牲最大，損失最重，去年又遭受了空前的荒旱，但在這很短時間內即能恢復和大大發展了工農業生產，創造了取消配給制的豐富的物質基礎，但在資本主義國家裏，不但沒有取消戰時的配給制，而且配給的範圍不斷擴大，配給量不斷降低。例如英國百分之九十的日用品，都實行了嚴格配給，食糧配給較戰時減低了百分之二十，脂肪與肉的配給也大爲減少，戰時未實行配給的麵包，現在也實行配給了。法國的麵包配給今年已兩度猛減，從每天三百公分減至二百公分（等於五兩六錢三）。即在絕未遭到戰爭破壞的帝國主義美國，除了物價仍在上漲之外，杜魯門尙在高叫「也有實行配給的必要」。蘇聯的貨幣改革和取消配給制，說明了社會主義經濟制度是世界上最好和最鞏固的一種制度，它標誌着蘇聯已完全恢復戰前的和平幸福生活，同時也爲掙扎在資本飢餓制度下的人民，照明着鬥爭的道路。

開會三週的四外長會議，已於十五日以失敗而告結束。會議的討論過程和會議前的情形，說明了美英法帝國主義集團並不是來解決問題的，而是勾搭一起來破壞會議之進行的。會前，在美帝國主義的指使下，一方面美英法秘密勾結，擬定組織西德政府的計劃，另一方面，他們事先又商量好一套陰謀詭計，帶到會上，強欲蘇聯接受，如果不成，就把會議失敗的責任推給蘇聯。蘇聯代表團在本屆會上，堅決保衛波茨坦與雅爾塔協議的原則辦事，但爲了鞏固歐洲的和平與謀歐洲人民的福利，也不惜作了必要的讓步（如在德國經濟的若干問題上）。但是美英法悍然不顧，竟公開拒絕討論蘇聯關於賠償的建議，破壞了會議。會議失敗後，美英法立即商討建立西德政府，美國如此迅速地擬出了西德政府的憲草，並進行了各種活動。馬歇爾返國後，更公開宣佈「在紙面上的協定來保證持久和平，看上去是不可能的」，這暴露了美國完全毀棄波茨坦協定的野心。這一切，顯示以美國爲首的帝國主義集團，已何等決心分裂德國，並將其變成美帝國侵略歐洲的重要基地之陰謀企圖。

希臘人民爭取獨立與自由的偉大解放戰爭，跟中國人民爭取獨立與自由的偉大解放戰爭一樣，已進入嶄新的階段，正一步步走向勝利中。目前的形勢，據希共總書記查沙雜狄斯說的，「希臘政府危機已成熟」，「自由民主的希臘臨時政府的建立已是今後數日內的事情。」而希臘法西斯政府危機之成熟，主要是由於希臘民主軍的強大勝利攻勢，粉碎了雅典政府在其美國主子一手支持下所發動的最後掙扎性的「冬季攻勢」，因而使實行賣國獨裁內戰的法西斯政府的危機空前嚴重，從而更加深了政治經濟危機。現希臘法西斯反動集團內部傾軋日烈，彼此攻訐，而美國主子正企圖像救其中國走狗蔣介石匪幫一樣，在希臘組織容納民族解放陣綫參加的「妥協政府」，以搶救其希臘從僕的違利斯之[illegible]但是美帝國主義這種陰謀詭計，是注定要失敗的，有過慘痛經驗教訓的希臘人民，不僅不會上美國鬼計的當，[illegible]致於勝利，以他們決心，使解放戰爭進行到勝利的最後。

東南歐新民主主義國家間的互相團結，仍在繼續發展中。繼南、保、南匈互助條約後，保阿與南羅又簽訂了同樣的條約，這是保衛歐洲及世界和平的又一貢獻，這正如鐵帥最近在羅京演說中所指出：「歷次國際會議，均顯示和平各國爭取和平的願望，均遭和平敵人的多方阻撓，但陰謀正爲更爲強大的保衛和平的力量所反對。」

（十五日至二十一日）

意工潮繼續發展
卅萬糧食工人總罷工

（羅馬訊）意大利的工潮繼續發展，全意三十萬糧食工人已於二十日宣佈總罷工。西西里的大罷工，已由該省省會巴勒摩逐漸波及奈孟塔、奇拉、渠西奈諸地，奈孟塔的罷工者，勇敢地以石頭反擊了軍警的鎮壓，致雙方均有傷亡。罷工者並攻擊法西斯平民黨地方總部。那不勒斯失業工人與警察又發生了衝突，失業工人為失業局以口惠而實不至的聖誕禮物欺騙行為所激怒。

南羅兩國
簽訂友好互助條約

（布加勒斯特訊）南斯拉夫總理鐵托元帥十七日抵羅京後，已於十九日與羅馬尼亞總理格羅查簽訂二十年友好合作互助條約。條約內容包括兩國的軍事同盟及經濟、文化各方面的充分合作與互助，藉以捍衛鞏固巴爾幹和平，抵抗帝國主義侵略。簽字儀式於十九日午刻在羅外交部大廈舉行，當鐵托與格羅查蒞臨之時，羅京數十萬人民羣集外交部門外歡呼口號，響徹雲霄。鐵托在格羅查之宴會上，曾發表演說，略稱：歷次國際會議上，均顯示愛好和平各國爭取和平的願望，均遭受和平敵人之多方阻撓，但其陰謀正為更為強大的保衛和平的力量所反對。我們誓必保衛和平，且對東歐各民族之充當為和平衛士，引以為榮，我們的目的，就在於此。然而卻有人硬說我們在建立一個以擊別人為目的的集團，對於這種妄言，我們可以告訴它，我們已經達到了我們的目的，我們的民族已經解放，人民已經掌握政權，並正在創造幸福的未來，我們為之戰鬥的目的已經達到了，我們已不復有求於人。鐵托繼稱：若干西方人士最近屢次揚言，我之防衛各鄰邦，在於借此要取的里雅斯特，他們所以如此說，其目的無非要掩蓋其自身的企圖，就是想把軍隊永遠留駐的里雅斯特，使之變成像他們在西班牙、希臘以及世界其他各地的軍事基地。鐵托最後力稱：「我們必須高度警惕，以祛除對我們的威脅。我們的口號是爭取民主之戰勝反動派，爭取世界自由之戰勝戰爭販子，為東歐各民族以及全世界愛好和平各國間的友好合作而奮鬥！」

蘇捷簽換貨協定

（莫斯科訊）捷克對外貿易部長李普卡訪蘇結果，已於十一日在莫斯科與蘇聯簽訂明年互換一億美元貨物之協定。蘇聯應允增加小麥二十萬噸供給捷克，這解決了捷克因旱災歉收所引起之糧食困難。捷糧食部長米澤爾對此表示感謝說：此為蘇聯人民對捷克人民真誠友誼之表現。

達官巨商投機牟利
美物價達新頂峯

（紐約訊）美國達官巨商在物價飛騰聲中，正大做其投機生意，致使物價更如脫韁之馬。據紐約時報十四日載稱：美國由於鋼料奇缺，而工業中百分之四十又以鋼為原料，以致紐約現已發現有廣大之鋼黑市。從事此項黑市投機者，至少有兩千人，他們以高於公開價格三四倍之售價，牟取巨利，如各種鋼皮每噸的官價為八十五元至九十五元，但黑市價格則在一百五十元至三百五十元。政府官員亦有參加此項投機者，如杜魯門之賠償問題顧問加州大油商鮑萊，即從事大筆糧食投機，在投機商人興風作浪之下，美國物價已漲至新的頂峯。據保守的勞工統計局公佈：截至十二月份為止，一切貨物之批發價格指數，已漲至一六一（以一九二六年為一百）的新高度，較去年同期猛增百分之三十左右，該局上述指數在六月中旬為一五七點一，九月下旬為一五八點一。

加物價飛漲
十萬餘工人陷入飢餓

（渥太華訊）加拿大正遭受物價高漲與通貨膨脹之威脅，據上月初之統計，加食糧價格較戰前猛漲百分之七十四，最近一週內若干食物竟有飛漲一倍以上者。官方材料透露：物價飛漲之原因，主要為通貨膨脹及大製造商之操縱漁利。據加商務部宣佈：加拿大三九年之貨幣流通額為二十八億元，目前則達七十五億元。在百物飛騰之下，人民生活日益惡化。即以政府的統計為例：加拿大一個工人的家庭，每週最低需用四十三元，而工資則每週不足三十五元。至於十萬六千失業工人，則更掙扎於飢餓線上，因此，目前加境各地均發生抗議集會，政府每日收到的抗議函電有如雪片。各大學及公共團體，紛紛派出代表，要求政府恢復物價管制，徵收過份利得稅，以減少資本家的巨額利潤。加進步工黨（共產黨）社會民主黨及勞工大會黨，亦發表激烈抗議，要求政府採取有效措施。

美英法破壞外長會議後
開始從事分裂德國之活動

（綜合報導）美英法帝國主義集團一手破壞外長會議後，立即按照預定計劃，開始從事建立西德政府之陰謀活動。據法新社訊：自莫洛托夫十六日離倫敦後，馬歇爾、貝文、比道爾曾舉行一連串的秘密會議，據稱，內容秘而不宣，但據路透社透露，美英法三國專家定於明年一月十五日在華盛頓開會，以討論西部三佔區合併問題，而所謂西德臨時政府的憲章，早已在美國的指使下，由美佔區之「德國政治家」擬出，並將在行將舉行的美英佔區司令克萊及羅伯遜參加的各州總理會議上，予以批准。美國並已印就供德國使用的新鈔票，作為建立西德政府之「經濟基礎」。在西部三佔區進行合併之前，英進一步向美屈服，同意美英二佔區先進行完全合併。雙方並於十七日簽訂了一項新協定，規定由美國担負佔領費八分之七，但佔領區的一切工作，均由美國發號施令（合衆社）。此種肢解德國之舉，已引起德國人民的義憤，統一社會黨近向西國區各黨發出呼籲，要求他們反對任何分裂德國的企圖，最近在不來梅舉行的工人階級羣衆大會上，統一社會黨及西佔區共產黨領袖赫伯特及瑞曼呼籲德國一切社會主義者的團結，敦促工人階級致力於德國的統一。統一社會黨主席格羅提渥痛斥美國等破壞外長會議，反對二佔區或三佔區合併的分裂德國計劃，並斥責舒馬赫（社會民主黨領袖）、凱澤（基督教民主聯盟領袖）之流的叛賣行為，格氏警告：「德國面臨着可怕的危險」。並呼籲除去黨見，服從全體人民利益，為民主統一的德國而鬥爭。

揭了「勞動股長」的假面具

周培林

王鳳山是工業部的管理股長，兵痞出身，他也和別人講起在舊軍時貪污腐化的情形，說話待人是那樣「和氣」、「親熱」，在某些場合中，他也「能幹」，每逢過個節日，他就[illegible]房親自下手，讓人吃着；氣是順口；擂米時比別人揹的多；井裏跳下一條狗（地主），淘井時他也是搶先幹。根據這些，有的人就叫他「勞動股長」。他還會看病，經常給老百姓扎針，當老百姓送些棗子給他吃，他就趕忙叫弄到[illegible]大家吃。

在政治、經濟民主運動中，王股長也自報[illegible]的報告自己的家務和來源：米、麥、棉、紗、皮衣，……共合值四百元銀洋。雖然有幾個人質問，但他說的條條有理，某人送十萬，某人送五十萬，大家不信可去調查，這樣一來，很多人就認為沒問題了。

三查運動中，他還是和以前一樣：在小組會上報告自己的歷史：三五年參加紅軍，三六年十二月參加[illegible]，任過游擊大隊和營政治指導員；四五年出外買火硝，被隊扣在三交十七天，差一點送了命。我的歷史思想「一貫就是為勞動大衆解放着想」，在舊軍時雖然過着那樣腐化的生活，但「常想起勞苦大衆的痛苦，就非常痛心」。和紅軍作戰時，我經常想投降過來，但沒有機會，有一次，和幾個人押送給養被紅軍包圍了，我就禁止同伴打槍，就這樣被紅軍俘擄了。他一邊報告了五個早晨，說的都是那樣津津有味，最後他問別人說：「我的經歷太多了，你們記着我報告了[illegible]

紙[illegible]是包不住火的，於被大家看穿了，首先從他的四百元銀洋的來源說起，所謂這些家務，原來都是貪污的，經過多番調查，別人並沒送他這麼多錢，但他還狡辯說：「我事先就告許他們不要和別人說，所以調查不出來。」又經羣衆質問，他還是抵賴的說：「是我從×地走私賺的錢，不敢和上級說。」但是一算了，半天也對不上這個數目，這一下王鳳山貪污的真象就大白了。

羣衆認識了王鳳山的面目，大會就熱烈起來了，都發言揭露王鳳山投機取巧和三面兩刃的流氓手段。

郭玉厚同志說：「王鳳山表面說話和氣，表面工作積極，但我們找他什麼事都不管，老百姓送點棗子，他讓大家吃，這完全是拉攏手段，有一次，他和溫司務長幾個人吃餃子喝酒，見我進去忙藏起來。」史光斗同志說：我揭露溫司務長的貪污時，王鳳山就不讓我說，他說：「你有事實嗎？不要造謠，說話要負責啊！」我看王鳳山和溫司務長就是一個鼻孔裏出氣（按溫某現已撤職查辦）。溫司務長貪污的事實查明後，王鳳山還裝腔作勢的說：「呀！真嚴重，真是沒負到責任！」王鳳山就是兩面三刃。程振才同志說：王鳳山還盜賣衣物，他和我說：「皮大衣賣了，現在還有一床被子，也值幾十塊錢，還要設法賣掉；不然退伍也要被沒收。」賈超同志說：「王鳳山就是投機取巧，常瞞人假裝積極，實際股裏的事是不聞不問，從未佈置過什麼工作。有人說他是蛻化份子，這還不對，實際他就沒有化，他根本就是個兵痞流氓。」

楊明同志還有系統的揭露了王鳳山的材料，他說：「王鳳山一貫就是耍流氓，還是他的本質，他給閻錫山當了十來年兵，一九三五年被紅軍俘擄過來，一九三六年又開了小差，到抗戰後又混入部隊，他還說三五年入伍，三六年入黨，他所說的入黨時間，正是他開了小差的時候；被大家揭破他又說是三七年入黨，所以肯定的說，他是混進黨內來的。」

王鳳山在衆人面前假裝積極，其實都有目的，抓大糞他抓的多，別人說：王股長真吃苦，他就乘機搖着說：「哼，王股長吃苦上級看不見，就能看見王股長思想上不好！」前年上級派他出去領導幾個人種菜，回來就和我說：「我也和你一樣了，累的吐血啦！」其實他並不是給公家種菜出這樣大的力，而是私自種菸，想賺幾百塊白洋他們幾個分，但實和他們計劃相反，不只沒賺錢，就連僱人收菸的工錢都不夠，所以就打假條子說公家菸地上了[illegible]，報銷了一筆款子。」

王鳳山從歷史上講是一貫貪污腐化，一九三九年到晉察冀時，他在×大隊任指導員，曾因貪污戰士伙食被戰士把他撤職，後到警備連當指導員又因貪污伙食被戰士撤了職，到工業部又做出了以上這些事實。」王鳳山說他在舊軍時就經常關心勞苦大衆的痛苦，這不是哄鬼嗎？他在革命部隊還要吃人民的血汗，他在閻錫山那裏會想到勞苦大衆的解放嗎？真是太可笑了！

王鳳山的假面具被大家揭穿了，工直連續開了兩天的大會，大家都熱烈發言揭露王鳳山的流氓手段，並一致提出撤職他的股長，沒收他貪污的資財，開除他的黨籍，並以軍法制裁，工業部黨委批准了大家的意見。

吃菓子

蔣胡匪的兩個軍長董釗和劉戡，帶着他所有的幾個旅[illegible]忙的向延安方面逃跑了，我們的隊伍緊緊[illegible]雖是秋天，但因緊張的跑路，還要爬山、跳溝，又喝不上水，如果有幾個菓子吃，那真是好極了。路旁就有幾顆紅得滿滿的菓子樹，可是那裏沒有人，連個腳印子也沒有，看樣子並沒有人去吃過菓子。隊伍很快過去了；當我們剛走過村口，只見路旁一個提了一籃子紅菓的農民，生氣似的說：

「一定要講個道理！不能走！」這個四十上下年紀的農民當路擱住了我們，並且一把抓住了楊科長的馬韁。

「不能走！為啥規矩這樣嚴了」

老鄉把一籃子菓子，高高地舉到楊科長面前，硬要叫楊科長吃，誰也不知道這是怎麼一回事，楊科長呢？也莫明其妙，看着老鄉把問題講出來，可是老鄉仍責難說：

「你們規矩為啥還這樣嚴了？一個菓子都不吃啊！若是敵人在，不叫吃也早搶光了。我跑了二十幾里路啦，給你們送來還不吃呀！」

五個多月不見了，農民們見到自己的軍隊是多麼親切和熱情啊！他跑了很遠的路來慰勞，可是隊伍過去了很多，卻沒有人吃他的，於是他的責難便輪到我們頭上了。現在，他擱住路，非叫吃不行，楊科長便吃了一個，後面的人也吃了一個，就很快過去了。

當後面隊伍又繼續上來的時候，仍然是沒有人吃他的菓子。他說：「給你們長官講好了，允許你們吃，趕快吃菓子吧！」可是誰吃呢，雖然都很口渴，有的人在下面都買過了，這個農民看看還是不行，只好轉變態度，大聲喊叫：

「一千六十個！給一千塊錢隨便拿……」

這一來，才慢慢有人來吃菓子了，然而總沒有人多拿，也更沒有人隨便拿。

這事情也發生在延川西南二十多里路的候家塬。可惜的是，誰也沒顧上問問他的名字，但是這類事不是一件了，就在同時，另一邊還有一個老太太呢，她非常熱親地招呼着戰士們，一口不停地喊着：「吃菓子啊！吃少地下拿，吃多樹上摘！」

於進軍途中

大反攻進軍插曲　賈錫珍